

# 红艳艳辣椒挂起来

池莉

久雨初晴，情绪振作，觉得许多事情要做。人有许多事要做吗？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觉。房价究竟跌不跌？股市究竟涨不涨？数字货币究竟是趋势还是圈套？这个会议是否要参加？那个活动是否要出席？突然又有任务让你加班你加不加？每天你百度不百度？网购不网购？大到房子交易，小到叫个外卖，统统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只因你有子孙，你就得房奴一辈子。只因你饿了又没时间，就不得不叫个外卖。只因要叫外卖，你就不得不百度一下，否则你不知道现在哪家餐馆不错？尽管不错与网红往往不成正比，难道如今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甄别？社会流行文化，架子越搭越豪华虚浮，现场越来越高分贝、强激光、红地毯，越来越都是知名主持人和大师辈出的嘉宾，或许你正在参加活动或许你只是闲步公园大街，都无可躲闪地被侵入和被灌溉。

如今新形式辈出，每一种新形式都有新套路。每一种新套路都有一种新拳脚。一天到晚，拳打脚踢，俗务简直忙不完。我也曾白纸黑字，发誓“一生只做一件事”，修身养性的雄心壮志总是有的，然而仰望星空过后，还是烦恼人生一地鸡毛。其实呢，最后结果总归是白忙：人生还是譬如朝露。太阳底下还是无新事。任何新技术还是后浪推前浪，飞快陈旧与淘汰，浪浪如此，概莫能外，却最古老问题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依然还是无法解释的生命奥秘。

人只有真正静下来，心才可以听到外界响动：脚下嗒嗒有声，是踩到了香樟树落籽，黑黑圆圆的小珠珠碎了，一缕樟香蹿动，沁人心脾。秋风拂面，带来清爽又冷峻的换季消息。几只早飞的大雁，结伴而行，坚定而明确地朝向南方。万物都单纯，真的是一生只做一件事。相形之下，对于自己的忙碌，就生发出了几分不屑几分羞惭。在深秋遇上一个难得好晴天，我拍了脑袋拍掉其他所有事，无思无想，布衣球鞋，穿过秋色中的花草树木，去农贸集市买了两斤新上市的红尖椒。回家手机静音丢一边，取出针线盒，只小板凳，坐进露台的金色阳光里，选择了颜色匹配的红线线，一只一只穿起来，穿着穿着，就把一种慢节奏穿进了自己肉体与灵魂：你一旦专注无他，一个人的地久天长就悄悄地过来了，心平气和的滋味，也就真真切切体会到了。还有什么比心平气和更怡人的呢？活在宏大叙事的世道里，一个人得学会自己宠自己。现在好吃好喝已经算不得宠，能够颐养出一份好心态才算宠。辣椒穿好了，结成一串，天然的辣椒红，天然的辣椒香，咱就把这红艳艳的辣椒，挂在了露台上。退一步，望一望，果然钢筋水泥灰色清冷的公寓，就被点染出几分喜气几分生机，心里舒服得就像喝了汤。

我已经连续好几年，在深秋季节挂上一串红艳艳的尖辣椒。这串渐渐晒干的辣椒，同时还高度具备实用价值。我不吃辣，但偶尔想要炆个锅。清炒油菜菜吃多了，谁不想尝一次重口味？还有回锅牛肉？还有干锅鸡？偶尔，辣一辣，鼻头冒汗，刺激一刺激，也是生命小高潮。那么，只需走到露台，摘一只干红椒，剪成丝丝，炆炆锅，你要的，就有了。更微妙的是，在许多时候，你只需要半只辣椒或三分之一呢，放心，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之中。“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之中”——这种感觉真好！

我这种比较孱弱的人，平时几乎都是万事不由己的，所以即便仅仅只是掌握一串红辣椒，那也意味深长。

编者按：七十年前，一个团结上海文艺家的组织，一个属于文艺家的家——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了。今日，老中青艺术家代表共庆这文艺家共同的节日，忆初心，话使命，展望新时代。

我今年90岁了，跟文联也结下了几十年的不解之缘。我清楚地记得，1965年3月在上海音协的一次党组会上，大家对“上海之春”的初选节目作了研究，认为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作品还应加强。会上一致决定，由我赶写第一部作品，并起名《红旗颂》。当时36岁的我，毫无思想准备，时间紧，任务重，担心难以完成，但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于是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大胆进行了创作。1965年5月，在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著名指挥家陈传熙先生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红旗颂》，受到热烈欢迎。回首往事，我感到若是没有文联，没有音协、没有“上海之春”为我提供良好的机遇以及创作条件，如果没有前辈们的信任、鼓励和促进，就不可能有《红旗颂》。因此，我对这些音乐界前辈们，对于文联、对于“上海之春”这个平台充满感激、敬意与谢意。

“逛”字的发明人很聪明，一个狂加一个走之底，把出外闲游者的意趣神态一下子点透，让人生出许多非分之想。

在《辞海》中，“逛”字只有四个字的解释：“出外闲游。”这起码包含了三层意思：一层是“逛”不能在家里，在家叫待着，蹲着，或猫着，如果您愿意走动，也只能称“踱步”；第二层意思必须有闲暇，有闲情，且有闲趣，否则那不叫“逛”，叫赶路；第三层意思当然是悠然地、适意地、东张西望地散步，偶有专注，也仅是一时兴发，散步是主流主流目标，否则就成了直奔主题的急行军。

“逛”字一出，人们就发明了各种各样的逛法。照性别区分呢，女人爱逛服装店、首饰店、化妆品商店，男人爱逛书店、食品商店、体育用品商店。再往细处琢磨，老头们爱逛鸟市花市古玩市场；小孩子爱逛冷饮店小书摊；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虽然爱逛公园，其实是逛

人之意不在走，而在柔情蜜意中。总而言之，逛这种行为应属人类专利，或者说是人类的一大发明。非洲草原上的动物们，无论凶猛的狮子、憨厚的犀牛，也无论是硕大无朋的大象、丑陋无比的河马，尽管有时在草原上或河谷里潇潇洒洒，做出逛的姿态，其实那都是在无可奈何地觅食。一个人饿着肚子四处走，您非要说他是在逛，这不是损人吗？

所以我说世上只有人才能够享受到逛的滋味儿。

我是属于喜逛又厌逛、时逛时不逛的一类人。在北京家里一待，蛮自在地沏一杯茶，听听京剧里的老生唱腔，比到大街上参加人挤人运动舒服得多，所以我讨厌逛。但是话也不能说绝了，赶上一天秋高气爽，带上女儿到附近公园走走，踩着“沙沙”作响的秋叶，聆听秋蝉告别演唱，或是卧看流云与风筝逗闷子，枝头红彤彤的柿子冲你笑得灿灿然，你会觉得今天逛得痛快！

## 「逛」论

高洪波

## 过老城厢旧街居址

秦史轶

大境阁南丹凤侧①，注：①大境阁（路）、  
逸迤一路赴东门。丹凤楼俱在旧校场路侧。  
词弹亭子拾娘曲②，②弹词名篇《杜十娘》。③  
碟唱扇房雷雨痕③，③沪剧传世之作《雷雨》。④  
春卖玉兰老耳熟④，④卢庙周围为老城厢，四季  
冬传毛栗透衣温④，叫卖声不绝。⑤ 蟋益，此  
夏摇蒲扇临七夕，地曩日多嬉戏，犹以斗蟋  
秋日何人捧蟋盆⑤？为最。

宅在家里的日子，很多人开始整理旧物。有一天，一张中学时代老师们的旧日照，一时间就传遍了初高中各个年级的微信群，附言：能不能标出每位老师的姓名？大家纷纷响应，流露出深深的怀念。

这是上世纪50年代17位复兴中学的老师，随意地坐或站成三排。背景像是在公园里，有树和不规整的石头台阶。老师们大多表情松弛，穿着也松弛。除了一位身着陈旧的西服打领带，其他都是中式外套。女老师们穿着衬衣或两用衫。

我是六届初中生，只上过两年初中，这张照片上的老师，教过我的有两位。一位是历史老师宗震益，宗老师不苟言笑，照片上的神情，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宗老师讲课常常激情澎湃，有一次讲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在那里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各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发现了完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下颌骨，发现石头制作的工具、用火的遗迹。大约是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周口店遗址发掘出土的中国猿人化石，在战争中遗失了，宗老师痛心疾首：“我们的祖先下落不明！下落不明……”

## 老师们

孙小琪

还有一次，讲到八国联军索要的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啊……”我和同桌顾素云坐在第一排，我和同桌激情之下唾沫飞出，我俩就夸张地把书本竖起来，低头躲在书的后面，脸对脸吃吃地笑。很多年后，同学聚会，我用宗老师浓重的方言模仿他说的这两件史实，一桌人哄堂大笑。过后我有点怔忡，宗老师当年，是真正痛心疾首的啊。

另一位教过我的英语老师孙亦椒。孙老师右手随意地揣在外衣口袋里，短发微卷，清瘦，淡然，微笑着，一如她当年走进教室时的优雅模样。孙亦椒老师的嗓音圆润有共鸣，讲课如歌吟般优美动听，她鼓励不敢大声朗读的同学 loudly，表扬发音准确的同学 nice。她使我感到，英语是美好的。很多年后，每当有人问，“你的英语是在哪里学的”时，我总会想起孙亦椒老师那纯正的牛津英语，我不好意思说，我的英

语只有这可怜的一点，是复兴中学的英语老师教的。

孙老师在后来形势大变的时候，和我们班同学一起下过乡，和大家一起打地铺。记得有一次我见她精神很差，她只是很简单地说，晚上睡不着。孙老师抗战胜利那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英语系，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北平军事调处部做翻译。军调处的任务是化解国共内战对峙，最终因内战全面爆发而解散。而孙老师因了这份前后半年余的第一份工作，20年后遭受多

少屈辱和摧残！我知道这些，是最近几年的事了。在我中学毕业30年校庆时，孙老师也来了，一如既往地微笑，淡定。我给老师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散文集。之后不久，就收到了孙老师给我的一封信，她说看了我写的书，很喜欢也很高兴，尤其那15则旅美日记，“我也去过美国啊，我怎么就写不出来呢？”信是认认真真写在信纸上的，信内容也如老师当年讲课一般认真、简洁、明了。我当时有马上要去见老师的冲动。可是因为忙，终究还是放下了。前两年，在夜光杯读到曹雷一篇短文，说怀念她的俄语老师孙亦椒，我几乎以为她搞错了。后来才知道，建国初期，因为国家需要，复兴中学好几位英语老师都去学了俄语，孙亦椒老师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她就成了优秀的俄语老师。

我的老师们远去了。他们教给我的，是一种专注的热爱和真挚，那是一粒纯洁的种子，随着年龄慢慢发芽长大。



世界的一天

(插画)

朱成梁



冷眼热心

冷眼热心，是踩到了香樟树落籽，黑黑圆圆的小珠珠碎了，一缕樟香蹿动，沁人心脾。秋风拂面，带来清爽又冷峻的换季消息。几只早飞的大雁，结伴而行，坚定而明确地朝向南方。万物都单纯，真的是一生只做一件事。

相形之下，对于自己的忙碌，就生发出了几分不屑几分羞惭。在深秋遇上一个难得好晴天，我拍了脑袋拍掉其他所有事，无思无想，布衣球鞋，穿过秋色中的花草树木，去农贸集市买了两斤新上市的红尖椒。回家手机静音丢一边，取出针线盒，只小板凳，坐进露台的金色阳光里，选择了颜色匹配的红线线，一只一只穿起来，穿着穿着，就把一种慢节奏穿进了自己肉体与灵魂：你一旦专注无他，一个人的地久天长就悄悄地过来了，心平气和的滋味，也就真真切切体会到了。还有什么比心平气和更怡人的呢？活在宏大叙事的世道里，一个人得学会自己宠自己。现在好吃好喝已经算不得宠，能够颐养出一份好心态才算宠。辣椒穿好了，结成一串，天然的辣椒红，天然的辣椒香，咱就把这红艳艳的辣椒，挂在了露台上。退一步，望一望，果然钢筋水泥灰色清冷的公寓，就被点染出几分喜气几分生机，心里舒服得就像喝了汤。

我已经连续好几年，在深秋季节挂上一串红艳艳的尖辣椒。这串渐渐晒干的辣椒，同时还高度具备实用价值。我不吃辣，但偶尔想要炆个锅。清炒油菜菜吃多了，谁不想尝一次重口味？还有回锅牛肉？还有干锅鸡？偶尔，辣一辣，鼻头冒汗，刺激一刺激，也是生命小高潮。那么，只需走到露台，摘一只干红椒，剪成丝丝，炆炆锅，你要的，就有了。更微妙的是，在许多时候，你只需要半只辣椒或三分之一呢，放心，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之中。“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之中”——这种感觉真好！

我这种比较孱弱的人，平时几乎都是万事不由己的，所以即便仅仅只是掌握一串红辣椒，那也意味深长。

编者按：七十年前，一个团结上海文艺家的组织，一个属于文艺家的家——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了。今日，老中青艺术家代表共庆这文艺家共同的节日，忆初心，话使命，展望新时代。

我今年90岁了，跟文联也结下了几十年的不解之缘。我清楚地记得，1965年3月在上海音协的一次党组会上，大家对“上海之春”的初选节目作了研究，认为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作品还应加强。会上一致决定，由我赶写第一部作品，并起名《红旗颂》。当时36岁的我，毫无思想准备，时间紧，任务重，担心难以完成，但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于是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大胆进行了创作。1965年5月，在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著名指挥家陈传熙先生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红旗颂》，受到热烈欢迎。回首往事，我感到若是没有文联，没有音协、没有“上海之春”为我提供良好的机遇以及创作条件，如果没有前辈们的信任、鼓励和促进，就不可能有《红旗颂》。因此，我对这些音乐界前辈们，对于文联、对于“上海之春”这个平台充满感激、敬意与谢意。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是艺术创作的永恒规律。上海市文联这个大家庭也搭建了各种平台，组织不同领域艺术家一起深入生活、学习交流。记得2012年，市文联组织了以“永远铭记延安讲话精神，始终代表先进文化方向”为主题的采风活动，由秦怡、黄淮、刘子枫等一批活跃于电影、舞蹈、杂技等各个领域的艺术家组成。我作为市文联副主席也参与其中，并担任了采风团副团长。这次

## 艺术家温馨的家

吕其明

采风也是圆了我70年的美梦，1942年，我们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当时我们多么向往圣地延安啊！而在这次为期五天的采风活动中，我们与当地艺术家进行了座谈交流，在延安与鲁迅艺术学院师生一起向老区人民献演了一台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我们还走访慰问了多家贫困农户，瞻仰了众多革命旧址……通过非常丰富的采风活动，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深入生活，刻苦磨练，努力谱写新时代的奋进曲。

70年弹指一挥间。1949年5月26日，19岁的我跟随所在的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去年5月26日，上海市文联等单位主办了“再现上海解放前夜”——上海文艺界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主题活动，让我再次重温了70年前那一刻，感慨万千。我是喝着黄浦江水成长的，如果我能有一点小小成绩的话，应该归功于党和祖国对我的培养。主题活动当天，老中青各门类艺术家百余人淋着雨，与数千群众共同合唱《歌唱祖国》，大家热情高涨。我觉得，文联组织这样的活动太有意义了，让我们铭记幸福来之不易，同时激发创作灵感，更好地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抒写波澜壮阔的新时代。

从上世纪50年代上海市文联成立到现在，我既是参与者，又是受益者。文联是艺术家温馨的家，它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这个大家庭里，有过非常多的前辈、先驱、大师，创造了无数荣耀与辉煌，也指引着我们不断向前。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的老文艺工作者，我希望抓紧时间继续创作，也希望“后浪”们不断传承创新，青出于蓝胜于蓝。

## 十日谈

我的家，我的学堂。

责编：吴南瑶